

抑 这 唯 我 危
或 是 然 会 么 乎

发我？

中离你更近



首席女警探

幸存者

Live to Tell

【美】丽莎·嘉娜 (Lisa Gardner) 著 赖婷婷 译

首席女警探

幸存者

Live to Tell

【美】丽莎·嘉娜（Lisa Gardner）著 赖婷婷 译

LIVE TO TELL by LISA GARDNER

Copyright: ©2010 BY LISA GARDNER, INC.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ANE ROTROSEN AGENCY LL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BEIJING ALPHA BOOKS CO.,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1)第18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首席女警探：幸存者 / (美) 嘉娜 (Gardner, L.) 著；赖婷婷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2012.5

ISBN 978-7-229-05024-5

I. ①首… II. ①嘉… ②赖…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5785号

首席女警探：幸存者

Shouxi Nüjingtan Xingcunzhe

[美] 丽莎·嘉娜 著

赖婷婷 译

出 版 人：罗小卫

策 划：~~陈建军~~ 华章同人

出版统筹：陈建军

策划编辑：张慧哲

责任编辑：舒晓云

责任印制：杨 宁

营销编辑：魏依云 王 新

封面设计：主语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三河市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转810

E-mail: bjhztr@vip.163.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3.625 字数：289千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32.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曲

丹妮尔

我已经不大记得那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刚开始你总以为自己永远不会忘记，然而时间会模糊记忆，特别是童年的回忆。一年一年过去，那些细节也会渐渐褪去。法兰克医生向我保证，这是适应技巧。心灵上自然的进步会疗愈伤痛，不必为此有罪恶感。

但，我怎么可能没有罪恶感。

我记得那晚把我吵醒的尖叫声，我原以为那是妈妈的声音，但根据警方的记录，那应该是姐姐的声音。当时我在自己的房间里，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我在黑暗中迷失了方向。当时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味道，经过这么多年，那气味仍然萦绕在我记忆里，原本我以为那是火烧产生的烟味，但其实是无烟火药，那味道就这样飘散到走廊上。

接着是更多嘈杂声，虽然眼前什么都看不见，我的耳朵却灵光得很：先是沉重的脚步声，接着身体砰一声倒在楼梯上，然后房门外父亲的声音越来越大。

“喔，丹妮宝贝儿，我美丽又可爱的丹妮宝贝儿。”

这时，我的房门被打开了，一片黑暗之中，光线照亮地面的一小块，父亲的身影隐隐约约出现在门边。

“丹妮宝贝儿，”父亲的歌声嘹亮，“我美丽又可愛的丹妮宝贝儿。”

最后，父亲拿枪对准自己的前额，扣下扳机。

我不确定那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我下床了吗？我拨了911报案了吗？我努力想唤醒母亲吗？或者我是在努力让鲜血不再从我姐姐被打烂的脑袋或我哥哥破碎的躯体里汩汩流出？

记忆中，有另一个男人走进房间，用安抚的声音对我说：“现在没事了，你安全了。”然后抱起我，当时我已经九岁，实在不适合像个婴儿般被人抱在怀里。他要我闭上双眼，什么都别看。

我靠着他的肩膀点点头，但我怎么可能闭上眼睛呢？

我非看不可，我得记住一切。身为唯一的幸存者，那是我的责任。

根据警方的报告，那天晚上我父亲喝醉了，在他把子弹装进佩枪之前，至少已经喝下五分之一瓶的威士忌。我父亲因为工作时神志不清，被上司骂了两次，在案发前一周丢了警局的差事。把我抱出屋子的韦恩警长以为这样的处分能帮助父亲重回正轨，或加入戒酒者互诚协会，但显然我父亲另有打算。

他从主卧室开始，先在床边逮到我母亲，接着走过去找我姐姐，当年十三岁的姐姐把头探出房门外，可能是想看看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十一岁的哥哥也现身走廊，他试图逃跑，被我父亲射中背部跌下楼，却没有一枪毙命，过了一会才死去。

这些我当然都不记得了，但十八岁生日那天，我读了官方的调查

报告。

我在寻找自己从未找到的答案。

我父亲杀了全家，唯独留下了我。这是否意味着他最爱我？抑或最恨我？

“你觉得呢？”法兰克医生总会如此反问我。

我想，这就是我的人生故事。

多希望我能告诉你我母亲的眼睛是什么颜色。家人过世后，我搬去和海伦阿姨同住。她和我母亲是亲姊妹，从遗留下来的照片可以发现两人简直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而海伦阿姨的眼睛是蓝色的，依逻辑推断，我想母亲的眼睛应该也是蓝色的。

然而问题就出在这里。海伦阿姨长得很像我母亲，这些年来也真的成了我的妈妈。我脑海中记住的是海伦阿姨的眼睛，我听见的是她的声音，夜里是她的双手抱着我。我的心好痛，我想要记起母亲，但她已经离我而去，我的记忆抹杀了母亲，比我父亲的枪还有效，所以我必须查看警方的报告和案发现场的照片，那也是现在我脑海中仅存的母亲的画面，照片中我母亲瞪着镜头，表情异常呆滞，额头中央还有个窟窿。

某些照片里，娜塔莉、约翰尼和我三个人坐在门廊前搂着彼此，看起来好开心，但我再也记不得他们是什么样的哥哥姐姐，是会欺侮我？还是容忍我？他们是否想过自己会在某天晚上死去，我却活了下来？在那个艳阳高照的下午，他们是否曾想象自己的梦想永远不会实现？

“这是幸存者的罪恶感，”法兰克医生会柔声提醒我，“那完全不是你的错。”

这就是我的人生故事。

后来我搬去跟海伦阿姨同住，当时的她是个嫁给工作的商务律师，年过四十且膝下无子，那样对我来说正好。她在波士顿市中心有自己的公寓，但只有一间卧室，所以头一年我都睡在沙发上，反正那一年我根本也睡不着，于是海伦阿姨只好陪着我一起熬夜看回放的《我爱露茜》¹，我也试着不去回想那件事。就这样一个星期过去，接着一个月过去，然后一年也过去了。

感觉有点像在倒数计时，差别只在于我们不知道终点在哪儿，每一天都和前一天一样糟，然后你就会开始接受一样糟的生活了。

海伦阿姨为我找来法兰克医生，还让我念私立学校，那里采取小班教学，意味着时时刻刻都会有人看着我，也有很多一对一辅导。然而，前两年我根本什么也读不了，我一个字也看不下去，记不住如何算术。每天早上光是起床就耗去我大半的精力，做不了什么其他事情，没交到朋友，也不看老师的眼睛。

我日复一日坐在那儿，试着回想所有细节，母亲的双眼、姐姐的尖叫声、哥哥傻笑的模样，脑袋中容不下其他东西。

直到有一天，我走在街上，看见一个男人俯身亲吻小女儿的头顶，不经意间流露出父亲的温柔。他的女儿抬头看他，圆圆的小脸上亮起百万瓦特电力的迷人笑容。

我心碎，若此。

我痛哭失声，在波士顿的大街上，然后跌跌撞撞地回到了姨妈的

1 美国20世纪50年代最著名的情景喜剧系列，至今依然被公认为最精彩的电视节目之一，回放率十分高。

公寓。四个小时后，她回到家，我依旧坐在沙发上哭泣。于是，她和我一起哭。整整一个星期，我们挤在沙发上痛哭流涕，电视里反复放着《盖里甘的岛》做我们的背景。

“畜生，”等我们终于平静下来之后，海伦阿姨说，“他妈的都是那个畜生害的。”

我纳闷她是恨我父亲杀了她姐姐，还是恨他给她留下一个拖油瓶。

这就是我的人生故事。

我活下来了，虽然我不一定总是记得，但我活下来了，这就是幸存者最终的责任。

我长大成人，念了大学，成为一名儿童精神科护士。现在，我在波士顿一间封闭式儿童精神病房工作。那里有个幻听的六岁男孩，有个有自残倾向的八岁女孩，还有一个无法与家中弟妹相处的十二岁的大哥哥。

我们是急症护理机构，没办法治好这些孩子，但可以利用适当的治疗法、护理环境及任何我们想得出来的办法，稳定他们的状况，然后观察他们，找出他们与众不同的原因，写下建议给最终处置这些孩子的专家参考，好决定他们该受到安置、住进长期护理机构，或是回家接受监管。

有些孩子会进步，尽可能地展现他们最佳的状态，任何人来看都会觉得那是一种胜利；有些孩子会自杀；还有些孩子会杀人，他们会成为你在报纸上看到的头条新闻：“问题青少年纵火犯案”、“长子杀光全家”。即使是毫无关联的人也可能遇害，总是会有人因此死亡。

我了解你在想什么，你认为我做这种工作是想拯救像我一样迷失

的小孩，或者是想做避免自家悲剧再次发生的英雄。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但你还不了解我。

星期四

Thursday

1

星期四晚上，蒂蒂·华伦警长出门约会。这并非她有生以来最糟糕的约会，也不是记忆中最美好的约会，但这却是她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唯一的约会。所以，除非会计师奇普真的糟到不行，否则她肯定会带他回家，两个人一起好好大干一场。

他们配着橄榄油啃掉半条面包和半份三分熟的牛排。蒂蒂的盘子里净是顶级牛肋排渗出的鲜血，或许还得再拿片面包吸干汤汁，但奇普尽力克制自己不去评论。大多数男人见到她这种胃口都会退避三舍，不自在地开玩笑说，她怎么能一盘接一盘扫光食物；接着更加不自在地开玩笑说，那些食物完全没有反映在她纤细的身材上。

是啊，是啊，她的胃口宛如相扑选手，身材却像个封面女郎。她都快四十岁了，天啊，诡异的新陈代谢，更让她意识到自己实际的年龄，不过总比挺着大肚腩好，她一点都不想变成那副德性。她热爱食物，主要是因为波士顿警局重案组的工作让她没时间做爱。

她扫光顶级牛肋排，继续吃着烤过两次的马铃薯。奇普是名法务会计，两人是通过警局同事的朋友的妻子介绍认识的，蒂蒂也知道她的用意为何。此时此刻，她坐在山顶牛排屋里梦寐以求的雅座上，奇普还算不错，真的，虽然腰上的肉有点松，顶上的发有点少，但是他

风趣幽默，蒂蒂喜欢风趣幽默的人。他有双深棕色的眼睛，微笑时眼角会皱起，还满对她的胃口。

当晚，她的晚餐是牛排和马铃薯，若照计划顺利进行，甜点就会是奇普。

但，当然，她的寻呼机响了。

她脸色一沉，把寻呼机塞回腰带后面，仿佛这样做就能改变事实。

“什么事？”听见铃响的奇普问道。

“是生育计划提示。”她喃喃说道。

奇普害羞地抚着头上稀稀疏疏的棕色短发，咧嘴笑了笑，那笑容透露出的自嘲几乎令她双膝发软。

蒂蒂心想，最好是有什么大事情，最好是该死的大屠杀，不然我会气炸，干吗让我放弃我美好的夜晚啊。

不过看了传呼信息后，她开始后悔不该那样想。

于是风趣会计师奇普的脸颊被赏了一个吻。

然后华伦警长就上路了。

蒂蒂担任波士顿警局警长已将近十二年。起初她负责调查车祸事故以及与毒品有关的凶杀案，而后才慢慢转为调查媒体报道的重大案件，诸如“地下密室发现六具干尸”，近期则有“波士顿南区年轻貌美女教师失踪案”。顶头上司喜欢让蒂蒂上镜头，因为世界上最能混淆视听的，莫过于金发美女警长。

蒂蒂不在意工作压力大。比起每天尸位素餐，她比较乐于承受工作压力，唯一的缺点是她也因此牺牲了个人生活。身为重案组的警长，蒂蒂负责带领一个三人小组。对他们而言，花上一整天时间追踪

线索、访问网民或是重回犯罪现场，早就是司空见惯了。结束之后，还得用几乎一整晚写探访结果、口供，可能还有搜查令。此外每个小组得轮流值班，当班时要负责接应新进案件，持续关注新案，重阅悬而未决的旧案，此外每周至少出勤一两次。

蒂蒂睡得不多，也不常约会，或者应该说，她什么都做得不多。她原本还可以接受这种状况，直到去年，她三十八岁了，还看着旧情人步入礼堂，有了家室。突然间，这位强悍急躁的警长发现，自认嫁给工作的自己读起了《好管家》杂志，更糟糕的是还有《现代新娘》，然后有天她甚至拿起《亲子》杂志。世上最令人沮丧的事情莫过于：任职重案组警长，年近四十还单身一人，膝下无子，而在北区公寓里独自翻阅《亲子》杂志。

尤其当她发现杂志中那些应付小娃儿的文章其实可以用来管理组员时，还真觉得沮丧。

所以她把那些杂志拿去资源回收，发誓要约个会，于是奇普登场——可怜兮兮、脑袋想得都快光秃的奇普。而此刻她正前往多切斯特。现在甚至不是她的组员值班，但寻呼机的通知显示为“紧急命令”，意味着发生了大案子，严重到需要调派所有人力支持。

蒂蒂转下93号州际公路，穿越迷宫般的街道，进入居民多半为劳工阶层的社区。管区警察都知道，多切斯特这地方因毒品、枪击案和当地的混混帮派而恶名昭彰，当地帮派又带来更多毒品与枪击案。波士顿警察局甚至为当地所属的C-11区设立噪音防治热线，并设置“派对车”在周末巡逻。后来，他们接到五百个电话举报，逮捕了无数可疑分子，多切斯特的凶杀、强暴及殴打恐吓案件才减少。但另一方面，窃盗案却增加了，真令人搞不懂。

在车用导航系统的带领下，蒂蒂最后来到一条相当漂亮的双线街道，路旁适度点缀着绿草坪，两侧是长排紧密相连的三层楼住屋，许多房舍有醒目的大前廊，偶尔还可以看见塔楼。

这些年来，大部分住屋已经被隔成多重用途的套房，一栋房子里可能有六到八个房间。这个区域看起来仍然很不错，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前廊的栏杆也才上过漆。蒂蒂心想，这应该是多切斯特地区比较平易近人的一面，她越来越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案子。

看见一堆福特警车，蒂蒂放慢速度准备停车。现在是星期四晚上八点三十分，八月的太阳正逐渐没入地平线之下，她看见白色的法医车与移动犯罪实验室就在前方，一如往常受到媒体车及围观的邻近居民包抄。

蒂蒂刚看见寻呼机上显示的地点时，还以为和毒品有关，大概是黑社会枪击案吧，而且是情况严重的那种，假设副警司要求局里十八位警探都要到场，极有可能是伤亡惨重。抵达现场时，你可能会发现有老奶奶坐在自家前廊，或是小孩子在人行道上玩耍。以前就曾有过这种情况，你未必因此熟能生巧，但你得处理，因为这里是波士顿，波士顿警探就得做这种事。

然而此刻当蒂蒂爬出车子，把警徽别在紧身黑色牛仔褲的腰带上，抓了一件纯白色衬衫穿上扣好，遮住为了约会而露出的乳沟时，心里却想着，这不是毒品案，这案子应该更严重，她把轻盈的夹克侧挂在手臂上，往前走上人行道，朝虎穴前进。

蒂蒂挤过第一波相互推挤的大人与好奇围观的小孩，尽可能保持专注，但仍听见片段的议论，诸如“开枪走火……”、“听到像猪被毒打的尖叫声……”、“怎么会这样？四小时前，我才看见她采购完

回家放东西……”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我是警长，麻烦大家让开。”蒂蒂突破重围，弯身钻过人行道上的黄色封锁线，终于抵达混乱的案发地点的核心区。

眼前是幢漆成灰色的三层楼房，前廊为宽柱设计，并挂着一大面美国国旗。两道前门开得大大的，方便调查人员和法医组的担架进出。

蒂蒂注意到前门两边的外推窗都装着精致的蕾丝窗帘。除了美国国旗之外，门廊前还放了四盆娇艳欲滴的天竺葵、六张蓝色折叠椅，以及画着更多红色天竺葵的小石板，上头写着黄色的“欢迎”两字。

没错，这肯定比毒贩们打架闹事或是持有枪械还要严重。

蒂蒂叹了口气，换上作战的表情，朝着门阶下部署的制服警员走过去。她迅速报上名字和证件号码，警员把信息记在本子上，然后低头示意脚边的箱子。

蒂蒂顺从地掏出靴子和发罩。原来是这种犯罪现场啊。

她沿着一侧缓缓爬上阶梯，看来像刚刚被弄脏的浅灰色阶梯，正好与房子其他部分的颜色相称。温馨的前廊维护得很好，干净得仿佛才有人清扫过；可能是卸下采购的杂货后，某个家庭成员清理干净的吗？

如果前廊又脏又乱还蒙上一层灰就好了，那样可能会留下鞋印，帮助蒂蒂揪出犯下重案的人。

蒂蒂站在门前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混着木屑和血迹干掉的气味。她听见记者正在联机报导，相机咔嚓一声，媒体直升机轰轰作响，四周充斥着杂音。围观群众在后，警探在前，上方是记者。

现场一团乱：吵闹、味道难闻、有压迫感。

她此刻的工作就是解决混乱。

开工吧！

2

维多利亚

“我好渴。”他说。

“你想喝什么？”我主动问道。

“死女人，给我拿酒来，不然我把你的脸打烂。”

他听起来并不愤怒，但通常都是这个样子；有时候暴风雨说来就来，前一刻他还在看电视，下一刻他就要把家里客厅给拆了。其他时候，他总是游走在爆发边缘，说对话做对事，就能重拾平静；说错话做错事，就自己看着办……

我离开沙发。现在是星期四傍晚，以波士顿而言，这晚闷热又潮湿，相当诡异，这种夜晚最适合去海边或者就泡在游泳池里。当然啦，我们是哪儿也不去，整个下午都在家里，泡冷气房看历史频道。原本我希望平静的夜晚能安抚他，但现在我真的知道了。

我站在厨房里，挣扎着自己的选择，一杯饮料里潜藏一堆地雷：首先，要先猜出什么是适当的饮料，再从玻璃杯 / 马克杯 / 茶杯里选

择适当的容器，更别提是要加冰或去冰？要放吸管或不放？要给餐巾纸或茶杯垫？

以前我不会接受这种火药味浓厚的要求，我会要他好声好气地说；我会提醒他：我不是你的仆人，你必须尊重我。

但这些事情照样发生。这不是突然的，而是一点一滴累积，由一个个决定拼凑而成。一旦你开始放弃，一点一滴地放弃，你就无法回头了。

我选了蓝色马克杯，他近期的最爱，然后倒了杯自来水——这样如果他忍不住往我脸上泼，起码还比较好收拾。我的手已经在颤抖，我吸了几口气，镇定呼吸。他还没发火。记得，他还没发火，还没。

我拿着马克杯进客厅，放在玻璃咖啡桌上，垂下眼睑看他。如果他的双脚平放在地上，我就能安心地继续动作；如果他的双脚开始抽动，可能是轻拍地板，或者转动肩膀，通常这表示他重重的拳头可能会突然飞过来，那我就得赶紧离开，去拿一颗安定文，让他吞下去。

我说过，一旦你开始放弃，一点一滴地放弃，你就无法回头了。

他拿起马克杯，双脚平稳，肩膀放松。他尝了一口，停下来……

又把杯子放下。

我才刚恢复呼吸，他就抓起那塑料马克杯，朝我的头旁边砸过来。

我跟跄地往后退，与其说是塑料杯往我身上砸的力量使然，不如说是暴力引起的惊吓逼得我往后退。

“这是什么鬼东西？”他大叫道，距离我被水泼湿的脸大约只有五六厘米，“这是什么鬼东西？”

“水。”我笨笨地回答。

他又想用棍子打我，然后更多水泼洒到沙发上，接着我们开始奔